

用心“炼”成一本嗅觉科普书

□ 张歌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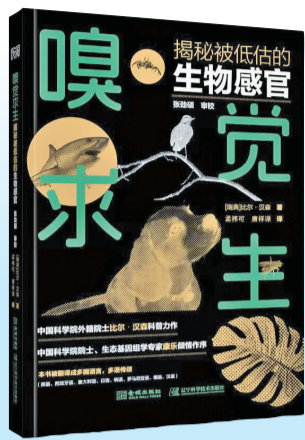
编创手记

美国一项涵盖7000人的调查显示,嗅觉测试成绩较差者在语言流畅度、注意力和记忆力的认知评估中表现更差,这种关联性在排除年龄、教育水平等因素后依然显著。然而,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这五大感官,嗅觉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。

当我翻开尚未被翻译的《嗅觉求生:揭秘被低估的生物感官》一书,那些不为人知的感官科学知识,为我打开了一扇认知生命的新大门。

这本书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、国际进化神经行为学家比尔·汉森所著。作为神经科学方面的顶级专家,汉森的文字并不晦涩难懂,相反的,他生动的笔触,将嗅觉研究领域的奇妙故事一一铺展,如分泌警报气味抵御侵害的烟草植物,偏爱汗脚气味、精准追踪宿主的蚊子。他在书中还解答了许多让人好奇的问题:科学家为何会关注青春期男性身上的气味?气候变化是如何改变我们身边的气味环境的?可以说,翻开这本书,就等于踏上了一场横跨人类、动物、植物世界的嗅觉奇妙之旅。

读完这样一本兼具趣味性与科学性的好书,我迫切希望能把它带到中国读者面前,在代理的协助下,出版社顺利拿下了这本书的



《嗅觉求生:揭秘被低估的生物感官》,[瑞典]比尔·汉森著,孟祎可 唐祥译,金城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。

简体中文版权。

接下来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:我们将原来的32开开本调整为小16开,让书籍更具厚重感与大气感;原版书是纯文字呈现,略显单调,我们便加入了与章节内容高度契合的插图;为给予读者更舒适的阅读体验,我们调整字号与行间距、优化目录与标题设计……设计推进的同时,编辑和校对团队也再次对书稿进行了细致梳理,逐字逐句打磨。

一本科普书的成长,离不开行业专家的加持。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,汉森教授长期与中国科研机构、科研人员保持着交流合作,

我们便请他帮忙推荐国内专家为图书作序。在汉森的推荐下,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生态基因组学专家康乐教授。此后,我们又陆续联系了多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,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劲硕,为这本书进行专业性审校。每位专家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本书高度评价,在与他们沟通的过程中,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严谨与风范。

除了各位专家学者和编辑部同仁的付出和努力,这本书也凝结了广大科普读者的意见和建议。在确定书名时,我们梳理出十余个备选书名并公开发起投票。最终根据投票结果,确定了现在这个既贴合原版书的核心主旨,又能精准传递出书籍的科普价值的名字。为了回馈读者们的喜爱,我们特别邀请作者汉森为中国读者录制视频、编写寄语,希望以这种方式让中国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心意,搭建起一座连接国际科学家与中国读者的桥梁。

这本科普书于今年3月正式与中国读者见面,希望读者能够感觉到,在那些关于嗅觉的奇妙故事里,藏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,也藏着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联结的温暖力量。

(作者系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)

哀伤亦有岸,告别即启程

□ 尹传红



又逢清明。人们祭奠先祖、追念至亲,也再一次直面生命中最沉重却又无法回避的话题——死亡与告别。近日读到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唐苏勤团队创作的一本书——《好好告别:如何疗愈你的哀伤》(以下简称《好好告别》),让我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思考。

失去挚爱,我们会陷入一种名为哀伤的困境:焦虑、麻木、孤独、不知所措……在心理学上,哀伤曾是一个被忽视的课题,如今越来越引起关注。《好好告别》告诉我们,这意味着重新定义与逝者的关系,发现和寻找生活的意义。这本书基于哀伤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,帮助身处哀伤之中的人了解哀伤的发展进程,认识不同丧失情境下的哀伤,进而允许和接纳自己的悲伤,最终重建生活的意义。

寻找意义并非易事。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尔在经历了纳粹集中营的苦难后,提出了意义疗法。他认为生命的意义需要自己去寻找与发掘,并给出了三类意义源:创造(做有意义的事)、体验(关爱他人、感受美好)、态度(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)。后来,美国精神病学家威廉·布赖特巴特补充了第四类——遗赠,即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理解生命

的意义。在哀伤中寻找意义,并非要忘记逝者,而是将丧失整合进自己的人生叙事,让逝者以另一种方式活在我们的记忆与传承里。

然而,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,强烈的情绪常常不期而至。疫情期间经历了丧父之痛的英国神经科学家迪安·博内特坦陈,自己曾积累了许多极度情绪化的回忆。后来他明白了,那些失控的情绪是内心的自然反应,相当于身体受伤感染后的炎症和疼痛,是人体的应对机制。悲剧发生后强烈的负面情绪,也是大脑处理自身经历的方式。换句话说,哀伤本身就是疗愈的一部分,也有它的自然属性。

《好好告别》还特别讨论了丧葬仪式对生者的深远意义。葬礼不仅是告别逝者的仪式,更为生者提供了一个确认死亡事实、宣泄哀伤、维持心理联结的时空。我们多久没见到过仪式庄重的葬礼了?这让我想起英国文化历史学家罗曼·柯兹纳里奇的感慨:社区性仪式与传统的衰退,剥夺了我们思考死亡所需的时间和社会场所,破坏了人们表达悲痛的能力。将死亡从日常生活中驱逐,不仅加剧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,也让悲痛变成一种社会尴尬。善用葬礼——按照逝者意愿筹办、家庭共同决策,在仪式中分享记忆——既能让逝者的一生更圆满,也能帮助生者迈出疗愈的第一步。

如果说不被重视的丧葬仪式加剧了人们



《好好告别:如何疗愈你的哀伤》,唐苏勤等著,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。

面对死亡的恐惧,那么科学上的一项意外发现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视角。2022年,加拿大一个科学团队记录到一位87岁癫痫患者死亡前后30秒的脑电波,其模式与集中精力、做梦或回忆时高度一致。研究团队推测,这或许表明濒死状态下患者曾通过“记忆回放”看到过去的生活,即人在临终时刻可能会最后“回忆一下人生”。虽然这仅是个案,尚需更多证据,但它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终点的思考。这同时提醒我们,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在当下社会中仍显不足。

清明祭奠,既是追思,也是自省。生命的有限让我们更懂得感恩当下,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,将人生投入到有意义的事物中去。台湾自然文学作家苦苓写道:一只小虫、一株小草,都会为求生而勇敢奋斗。相形之下,轻松拥有生命的人类,又有什么理由不珍视每一个生命?学会告别,疗愈哀伤,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活着。这或许就是死亡教给我们的,关于生的智慧。